



鉴茶

■ 陈国睿 (河南)

夏立仁是市里著名的鉴茶专家。

凡是爱茶之人都想与他交个朋友，不图别的，就图他家里珍藏的茶叶。

许多外来的茶企老板也都想方设法与他能搭上话。可夏立仁整天闭门不出，潜心研究鉴茶，除非是有好茶邀请他才会去。

夏立仁有个“特点”，谁要让他品鉴茶，他的鉴语准不超过三句，而且一针见血，所以他也就有了个“夏三言”的雅号。

他人高匀称，皮肤细腻，红唇白齿，一看就是位鉴茶艺术家。按说夏三言早应该收徒弟了，可二三十年的光景，竟然没见过他身后跟着徒弟。人们都说他小气，自己的鉴茶功夫不愿意外传，这话传到他耳里时，也只是淡淡一笑。

人有了能耐，脾气也就难被人猜准。

最近市里正准备举办“茶文化大赛”。主要以茶为平台，向全市茶企及茶农征集茶叶，促进茶企交流，同时解决茶农们的收入问题，也算是一个扶贫的好办法。主办方准备请夏三言当评委会主席，大家都以为夏三言不会出面参评大赛，但他却来了，赛事的规格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。

刘辉是市长的侄子，同时也是一家茶企的副总经理，为了这次大赛，他提前通过主办方找到夏三言，以交流茶文化为借口，请主办方和评委会吃饭。

席间，刘辉说，自己久仰夏老师的大名，早就想和夏老师交流交流茶文化，他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参赛茶叶，泡好，倒茶，请夏三言品鉴，夏三言心里清楚刘辉心里的小九九。等他品茶后，嘴上说，茶味悠香，回甘丰醇，总体不错！其他人品茶过后，也都跟着附和，刘辉见此状便放心下来，心里暗想，这次的大赛赢定了！

刘辉知道夏三言爱茶，等到饭后客人们都走了，他便递给夏三言一个包裹，并悄悄地说，夏老师这是给您的一包茶叶，我朋友专门从云南那边采的，比赛的事情就拜托您了！夏三言见推脱不过，便接了包裹说，你放心，茶好，自然脱俗出众。

夏三言回到家后，打开包裹，发现有一包茶叶，下面还藏着几沓现金。夏三言顿时脸红了起来，他虽是个爱茶之人，却也没有到靠职务之便来谋取利益的地步。他坐在椅子上想了想，就给主办方和评委会打了个电话，说明了情况，等赛后把茶叶和现金一并还给刘辉。但主办方此时却给夏三言提了个醒：夏老，刘辉可是市长的侄子……

夏三言还是只回答了三句话：我品茶品了一辈子，茶就是茶，我不看别的。

等到了比赛的那一天，人山人海，评委们坐在主席台上，参赛者们坐在观众席上，大屏幕上正在直播评委会的点评，刘辉站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等待鉴评结果。

比赛结果出来后，主持人公布本次茶文化大赛获奖名单：郭建设，陈光明，蒙志强……茶农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欢呼起来，其实真正获奖的是茶农们。

原来，夏三言在现场品茶时，发现有几杯茶隐含着原始的醇香，刚一入口，香气便扩散，那种香气是任何工业化茶叶都无法代替的，评委会也一致认为——好茶！

夏三言也对此进行了点评：质朴采好茶，醇香留人间，悠香沁心肺。

坐在最后一排的刘辉站不住脚了，只感到眼前一阵晕眩……



曙光初照天门山 摄影 | 李君

牛肉面馆

■ 李培竹 (湖北)

食客们当然倾心捧场。

转眼间十几个年头过去，吕家老太太年迈体衰，将面馆交给儿子吕勇两口子打理。开始，老太太还时不时地来面馆坐坐，发现吕勇有偷奸耍滑的动作，会张口斥责，说急了，还会顺手拍他两巴掌。眼看吕勇呲牙裂嘴地一脸无奈，众食客都乐得哈哈大笑。

又过去几年，吕家老太太因病去世，人们还惋惜了好一阵子。

街上经营早餐生意的越来越多，几百米远的距离，做面条的就有五六家。在激烈的竞争中，大家都想尽办法既要吸引食客，又要控制成本。

吕勇首先停掉了费工费时的熬制牛骨头汤，改作去批发市场购买牛油块回家兑水做汤。后来还是嫌贵，干脆购买一袋袋廉价的鸡精、牛肉精之类的香料，清早烧一大锅开水，哗啦啦倒上四五袋子，一通搅拌，一锅鲜汤就成了，省工省钱。

结果是生意日渐清淡，连一些常去的熟客也见不着了。前些时，吕勇生病住院，休息了十来天，再点火营业，却鲜有食客，两口子常常闲得发呆，苦苦撑了几个月，最终关门歇业。

有天，王老师路过街口，恰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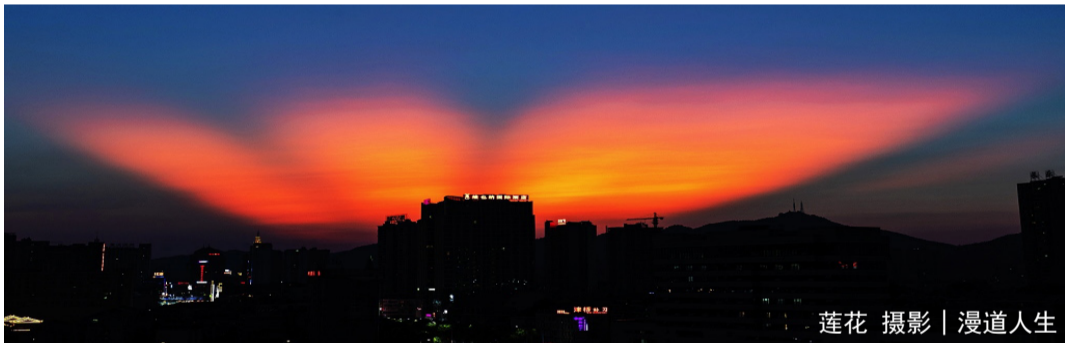
遇到闲逛的吕勇，笑嘻嘻地向他问好。

王老师随口问道：“你咋不开面馆了？你才五十出头，还干得动啊，做了一二十年，熟门熟路的，关掉多可惜啊！”

吕勇撇撇嘴说：“嗨，现在都说经济不景气，内卷厉害，生意难做。再说，你们这些老顾客都不来我店子吃面了，我咋开得下去呀？”

王老师皱皱眉头说：“别家面馆不还在营业？你应该找找自身原因，当年你老娘掌勺时，亲手熬制骨头汤，自制红油；给客人捞的面分量足不说，浇汤时，客人不买牛肉牛杂，老太太也会送几片搭头吃，那叫暖人心啊。你后来咋做的？碗里看着堆头没少，扒拉开，值钱的面条两三筷子，便宜豆芽大半碗，根本不耐饿；关键是你用香精香料调汤，闻着香，吃到嘴里发涩、烧胃，久而久之，谁还来吃？做吃食，就得像你老娘诚心待客，舍得付出才有回报，才留得住客人，你说这是这个理吧？”

一席话，说得吕勇面孔通红，却喃喃地不知道咋回答。



莲花 摄影 | 漫道人生

大表哥疯了

■ 谷与麦 (四川)

五板桥就隔着一条街，虎子立马关了店门，急冲冲奔去。

一路上，大表哥的生活经历像放电影一样，一幕幕在虎子脑海里呈现：大表哥一家原本生活在农村，土地被征用，房子被拆迁，儿子儿媳外出打工，两口子前不久才搬到城里来居住。那些年靠种庄稼，在土地上谋生，大表哥一直都是老实巴交的人。现在虽说有了两个钱，但大表哥在开销上还是挺节约的。唯一有点让人焦虑的是大表嫂，人老珠黄，听说最近爱上了跳坝坝舞，还和几个刚认识的邻居去泡歌厅……

虎子越想心头越不是滋味，他甚至后悔昨天见着大表哥就不该责怪人家去摆野摊。

来到五板桥，机灵的虎子用一种睥睨的眼光搜寻了一会，很快便远远的瞅见了大表哥的背影。

这时，大表哥像是要往旁边的服装店里钻。

他去服装店干嘛呢？大表哥今年还不到六十岁，走路看上去没什么变化呀……虎子感到诧异。

真是奇了怪了，人家李四并没有说谎——大表哥五个手指散开向上，手里什么也没有，那形状倒

确实像个喇叭，可喇叭口空空如也……

大表哥这到底是要干啥呢，莫名其妙的倒真不像个正常人。虎子心头琢磨着。

虎子跨上前叫住大表哥：“干嘛呢？”

大表哥脸上掠过一丝恹恹，答：“唉，买点小件。”

“手干嘛呢？抽筋了？”虎子问。

大表哥恍然有所悟，把“托举”着的手缩了一下，依旧小心翼翼地又固执地护在胸前。

“人家说你疯了！我不信，所以这才……”

大表哥见虎子为自己着急，支唔了半晌，觉得实在搪塞不过去，才吞吞吐吐道出了实情。

大表哥说，家里布尺不见了，你表嫂叫她买个捆胸的，我在胸上“印”了一下，刚好这么大（大表哥拿“喇叭”在虎子眼前晃了晃）……接着，又说：你表嫂一辈子都没用过那个东西，这不是进城了吗，说起来丢人啊。

虎子听了，刚准备大笑，可不知怎的，他立即收敛了嘴，硬是没笑出来。